

“抗战老兵”林祥祯

◎唐启荣

打开尘封的档案，双手不由自主地微微颤抖。泛黄的纸页里，一个沉睡了数十年的“抗战老兵”渐渐鲜活起来，一步一步走进我的心田……令我忍不住泪眼蒙眛、数度哽咽。改变中国命运的西安事变有他矫健的身影，举世闻名的台儿庄战役有他洒下的鲜血，黄埔学员与日军的一次战斗中有他奋勇杀敌、死里逃生的传奇经历……他的名字叫林祥祯。

林祥祯1915年农历八月十一出生，是陕西白河燕子岩一农户家的独子。为挣脱饥饿与欺辱，1933年正月的寒风中，这个不满18周岁的精瘦小伙，毅然决然离家出走，赤脚翻越秦岭，徒步300多里蜿蜒山路，投身爱国将领杨虎城麾下，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中的一名士兵。之后，经过师部训练班4个多月的学习，又被保送到洛阳中央军分校集中8个月的训练，同时受到杨虎城的亲自培养提携，他入伍不到两年，便在西安警备第二旅四团五连当了少尉排长。

1936年寒冬的西安古城，凛冽朔风席卷着抗日怒潮。为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，联共抗日，张学良和杨虎城率东北军和西北军发动了“双十二兵谏”。12月11日深夜，刺骨的北风裹挟加密电令抵达警备二旅驻地。当他看到“立即解除中央宪兵武装”的命令时，握枪的手掌渗出冷汗。作为杨虎城嫡系部队，属下比谁都清楚这道命令的分量：这不仅是军事行动，更是在历史天平上投下决定性的砝码。在旅长孔从洲和团长沈玺亭的指挥下，他奉命执行改变国运的绝密任务。当东北军冲进华清池时，他率部封锁临潼外围，并以雷霆之势解除了宪兵团武装。历史铭记了张杨二将西安事变的壮举，却少有人知，正是千百个“林祥祯”的精准执行，才让兵谏一举成功。

然而，随着杨虎城去西欧考察，1937年春部队改编，他在驻河南尉氏的国民革命军独立十九旅一团任机械技师。不久，因原上司、现任少将旅长沈玺亭对他印象深刻，调他到3营7连任排长。1938年年初，徐州会战打响，他随部队先后参加了临沂大战、滕县战斗和台儿庄战斗。3月20日，日军集中4万兵力向台儿庄发动猛烈进攻，台儿庄的上空弥漫着硫磺与血腥的混合气息。他们的任务是坚守阵地，与兄弟部队协同作战。经过激烈的交锋，因敌人武器装备占优势，我军伤亡惨重。连长不幸阵亡，他被临时任命为代理连长。在击退了日军数次猖狂进攻后，黄昏时分，一发九二式步兵炮的炮弹在掩体旁炸开。他身负重伤，晕死过去。当被抢救醒来时，他已躺在汉口协和医院。两个多月伤愈，他左手臂里的弹片却未能取出。

同年12月，他担任宜昌第八军一团二营五连连长，1940年调浙江江山二十二补训处六团一连任连长，后又调任二营九连连长。当民族的安危笼罩着山河，“到黄埔去”成了所有热血士兵心中的梦想。1941年4月，他第三次站在黄埔军校的考场。前两次的失利如刺青般刻在记忆里：第9期因派系倾轧落榜，第10期因日寇轰炸，考场关闭。此刻，面对“弹道轨迹”的

考题，他想起战场上子弹擦过耳畔的呼啸——“是弧形！”主考官眼中闪过赞许的目光。他如愿以偿，成为黄埔军校江西广丰三分校步兵科军官训练总队11期学员。政治部中将主任吕济、总队长金式祁、中队长温玉麟都曾是他的上司。因成绩优异，毕业时他获得一支“金笔”奖励，笔帽上刻有“亲爱精诚”的校训。这年秋天，浙东战事告急，战局恶化，日军入侵浙赣直逼广丰。三分校全体师生千余人奉命参加了二渡关战斗。当时学员总队是部队行伍军官，学生总队则是刚招考入学首次参战的中学生。战斗打响后，密林里黄埔学员的卡其布军装与日军土黄色制服绞杀在一起。他带领的战术分队像楔子般插入敌阵，打死不少鬼子，并成功突围。这场阻击战掩护了当地军民顺利向南转移，全凭一腔热血、没有实战经验的70多个年轻的生命却永远留在了武夷山麓。黄埔学子为国捐躯，用生命谱写了又一曲英雄赞歌。1942年2月，他毕业后到浙江平阳二十二补训处二团十连任上尉连长，之后在抗日战场出生入死，直到1945年8月日本鬼子投降。

抗战胜利了，他想起了家，想起了父母。但二老均已先后离世。他没能尽孝，终生内疚。从此，每逢生日，他无论身居何处，都要面对大西北燃香烧纸、磕头跪拜。他说自己的生日就是母亲的难日，以此慰藉心灵的伤痛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头顶“历史反革命”帽子，苦度人生。开始是摆地摊卖杂货，后来挑旧货担子走街串巷，最终他被南通市土产公司收编，成为旧货商店营业员。1985年，他作为南通仍健在的资历最老的黄埔生，被统战部列为“统战对象”，落实政策后受到各方尊重。古稀之年，两鬓斑白的他身着深蓝色中山装，胸前挂着黄埔校徽，独自一人从南通出发，辗转3天，行程1200多公里，回到了阔别半个多世纪的白河。在表妹的搀扶下，他找到了山上父母的坟头。此刻，这位在抗日战场上铁骨铮铮的老兵，在荒草丛生的坟前长跪不起，嚎啕大哭……

1998年5月23日，他在家中去世，享年83岁。市火葬场工作人员在收拾他的骨灰时，一枚金属弹片掉落铁盘，甚感惊讶！这枚台儿庄战役留在他体内的弹片，与他相伴一生，终于完成使命，在火化炉的烈焰中褪去了血腥。

墓碑上，镌刻着从小被唐铁匠培养、从未叫过他一声“爸”的小儿子题写的挽联：“背井离乡生涯坎坷过一世，重情好义品性正直留千古”。

这个陕西白河走出的农家少年，用戎马青春在抗战史册上刻下无名者的勋章，用血肉之躯诠释着“一寸山河一寸血”的誓言。那枚与老兵同葬的弹片，是对日寇侵略的永恒控诉，也是对战争创伤的具象化呈现，在和平年代的阳光下，折射出超越时空的光芒——它告诉我们，历史的丰碑不仅由将帅的名字铸就，更由无数个士兵的鲜血与忠诚浇筑而成。

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，仅以此文祭奠我的生父、一个抗战老兵——林祥祯。



被驯服的野马

布面油彩

◎赵培智

一场无人知晓的画展

◎金丹红

某一天的午后，我照例沿着旧小区的小路散步。这条路我走过许多次，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。它没有风景，只有些老槐树、掉漆的围墙，以及永远没什么人的长长弄堂。

可那天，不知道是阳光的角度不同，还是我的心境变了，我的目光被一幢隐藏在树荫下的洋楼吸引了过去。

它太安静了，安静到仿佛不属于现实生活。三层高的楼体被爬山虎爬满了半边墙面，墨绿色的枝叶像是无声的语言，一点点在时间中攀附。这洋楼不新，但也不破，窗户是旧式木框，窗台上摆着几盆静静开着小花的植物。

让我驻足的是它门口墙上的一块木牌。白底上有几行颜色鲜艳的手写艺术字“××画展”，落款是一个陌生的名字。

没有人群，没有宣传，没有任何喧哗和商业的气息。牌子下面有一盏小灯，在午后的光里也倔强地亮着，像是某种仪式。

我怔住了。

这条路不过是旧小区的岔路，平日里除了附近的居民，很少有人会走来。这个时间也没有任何人推门进出。一个画家在这样隐秘的房子里举办画展，是为了什么呢？

我不由自主地开始脑补。

也许，他是个年过半百的老画家。早年也曾奔走于大大小小的美术馆、画廊，为了曝光率、销售量、评论家的语气而忙碌。后来厌倦了这些，转身隐居在此，只为在自己喜欢的空间里安放那些未曾示人的画。他不求谁来，只想给自己一个交代。

也许，她是个年轻画者，刚毕业不久，带着理想也带着迷茫。她不想迎合市场的流行风格，只想按照自己的节奏画下内心的图景。于是咬咬牙，用微薄的积蓄租下这栋洋楼，在最少人知道的

角落，悄悄地举办了人生中第一场展览。

也许，那只是某个人对人生的一次告别。

画展，不为别人，只为曾经热爱生活的自己，做一次温柔的纪念。

也可能什么都不是。这个画展只是生活本身的一次呼吸，像一场无人知晓的雨，落在某个恰好走过的人心里。

我没有推门进去。

不是不想，而是觉得有点不忍心。那幢洋楼，那块木牌，还有那盏在白昼里亮着的小灯，像是为某种纯粹的情绪而存在的。它不为热闹而准备，它只为“懂的人”开放。

我突然觉得，那位画家无论是谁，他/她一定拥有一种了不起的安静。

不是清高，也不是孤僻，而是——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，还能选择安静做自己喜欢的事，即使无人欣赏，也觉得值得。

那天我回去之后，心里久久不平静。

我想起我们身边的许多人——那些在夜里默默练字、拍照、读书、画画的人，那些在网络世界之外坚持真实生活节奏的人，那些明知世界浮躁，却依旧选择缓慢呼吸的人。他们就像那间洋楼，藏在城市的某个角落，不声张，不炫耀，却在坚持属于自己的风景。我们总是以为人生要很热闹，要很成功，要被很多人看到才算不虚此行。但也许，一生能做几件不为谁，只为自己热爱的事，就已经足够圆满。

而那些“无人知晓的画展”，正是我们在浮世中保留下来的最后的诗意。

我不知道那天的画展是否结束了，也不知道它是否真正有人光临。但它在我的心里开了一场。

也许某一天，我也该为自己准备一间“洋楼”，把那些无人欣赏的画、写过的字、说出口的情绪都安安静静地摆进去。然后告诉自己：这就是我的人生展览。

心窗
片羽